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二 論語

先進 顏淵

13
2939
16



13
2939
16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九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上

先進於禮樂章

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
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
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只是
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
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
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美手
美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
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

去五味均平箴



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是商聲高以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太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

曰事都恁地侈靡其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盡如今盡用紫羅背盃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籠疎底人賀孫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大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彊入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必大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且其所長云耳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因云冉伯牛閔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

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峯說不知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嗟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耻而着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踈闊意思賀孫因舉如喪至乎哀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賀孫

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

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
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
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
祖道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生令接讀問自南容三復白圭云不是一且讀此乃是
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
分明時舉

顏路請子之車章

鄭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

錢亦須與之無害淳

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三子故也
嘆不得如堊鯉之得宜此古註說得甚好又簡徑明作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
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入受天所賦許多道理
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
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媿時舉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散如晝之不

能不一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入之道未盡
盡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為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
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入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誦矣去
偽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為一自然能盡事入事鬼
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
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
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
曉其所以死乎廣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矣須知道人生有少道理

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
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
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舉

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
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
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
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
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或問李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
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
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義剛
先生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曾以一時趨平原者言之我

於人之不當事者不妄事則於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盡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一而二二而一過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一無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理論語少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曾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淳。今集注無

閔子侍側章

問閔子問：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閔子純粹冉有

子貢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閔子則較近裏些子雄

問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這侃侃字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剛直閔子騫氣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視之賜之達求之獲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問氣象端蒙

問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獲孫

問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自自是箇退

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
 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
 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
 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
 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
 曲回互底意思廣

問閔子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
 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
 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
 其氣亦必有以處死賀孫
 吳伯英講由也不得其死處問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
 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

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
 質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
 可仕於衛何歎哉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為衛君與否
 蓋不若子路之儉率杜祖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歎
 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
 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况孔悝亦
 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
 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
 之本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
 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頗悶寧不仕耳備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集孔悝時錯了

到此不得其死此只得死到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過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知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明作

子路為人廉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悝即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營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工夫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覺却似有不及之意然魯參雖魯

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此子賀孫

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曰不似楊墨墨氏之學萌蘖已久晏子時已有之兼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為我不關事必大

李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其所以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義剛

問再求聖門高第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仕於季

氏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蓋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內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廣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全舉范氏之說歎羨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再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意便見得然高曰然因云謝氏說閔子處

最好因令賀孫舉讀全文曰冉求路頭錯處只在急於
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
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正似閑又有一等人雖
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賀孫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愚明作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實使當時
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舍義否曰此聖人所以
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杜祖
用之問高子羔不實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
不實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
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

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實之說
不得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
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交通處儘
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曾子之易簣曰
易簣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
正問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說又曰
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國
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實不徑相似因說國家
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
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
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

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溫
 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
 自見得雖溫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
 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賀孫

參也魯魯是魯鈍魯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
 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格

讀參也魯一段云只魯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
 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
 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時舉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
 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此小了便
 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

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
 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個

明道謂曾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着
 工夫去看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
 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且莫說
 義理只如人學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
 會做得以他底亦須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
 李翊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
 細密豈是只恁從冊子上略過便做得如此文字也語
 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
 却尚是箇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義剛
 參也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造作賀孫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太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

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

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議論者多出

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

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

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

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

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

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撥出來賀孫

顏子屢空說作空中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

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可學

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

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省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

生所解却作屢空之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

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

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

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

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之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說下

文見得子貢有優劣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

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

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行抗禮，天下後世無不稱子貢為堅實之事。子貢孔門高第，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華公所作者，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此。是蓋屢空者，空之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單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謨。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

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徹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闡室橫渠之解極好。拿轍猶尺。管

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曾學。曰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已做底事，故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

踐迹亦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恪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自覺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寓

問不踐迹曰善人質美雖不學樣子却做得是然以其不學是以不入室到聖人地位不得謙之

善人乃是天資自然有善者不待循常迹而自然能有其善然而不能加學則亦不足以入聖人之室震

謝教問不踐迹曰資質美只是暗合不依本子做橫渠說得好然亦只是終於此而已溥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莫是篤行之而後可以入善之闕與否曰若如此言却是說未為以前事今只說善人只

是一箇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惟橫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敬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神地位偽

問善人莫是天資好人否故雖不必循守舊人途轍而自不為惡然其不知學問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否曰然廣

問尋常解踐迹猶踏故步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於室者所進不遠也今集註解踐迹不循轍之意如何

曰善人者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運用故曰不踐迹據此止說善人未有進意治

問不踐迹何以為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為善如漢文帝是也大雅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恣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該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久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

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第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賀孫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敢死為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

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
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
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
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偽

語類卷三十九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四十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
由然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太義他豈不
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
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
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
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
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此子這誠是
難今處草莽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

之際直是難處篡弒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高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說不得當才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教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夔孫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仲弓為季氏宰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

弱招權聚財歸己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墮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勳殺牙兵初惡其為亂既殺之又自弱璘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鬪雞之事可見曰三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璘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

當於理此其害事不可不知也 謹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產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 溥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

此看方有意味時舉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

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升卿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

之揆道夫

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

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廣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不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

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

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存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

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植

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
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義剛

恭甫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干
夫踈畧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
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
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畧畧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
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
合將來玩弄不時舉

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
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擊其一事而言
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
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

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
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裡自覺得
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
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
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
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
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入欲
隔了自着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
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
孫賀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
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道夫

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與之其實細察工夫却多欠關便似莊列如李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打曾參仆地皆有此狂性入傑

恭父問曾點說詠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志曰他只是說出箇意思要如此若作已前事說亦不可知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子形容道體儘有好處卻康節晚年意思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則劇看曾點見得太意然裡面工夫却味畧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質孫

或問如或知兩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

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多有事在或問如何致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君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着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又曰今人却怕做莊老却不怕做營商可笑質孫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

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
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
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
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
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騫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
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
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再有足民非若後世
之管商

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此子過謂便是曾點氣象升
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者不足為故其言
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夫道

敬之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
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
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
或問曾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曾點作面前人看縱說得
是也無益須是自家做曾點便見得曾點之心學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
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
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
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
或問曾皙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曾皙行
又不掩何也曰程子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他只是
見得這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

馬他只見得這人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理發出來然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植

林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其以為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落耳又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開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工夫漢卿舉叔重疑問曰曾點已見大意或謂點無細密工夫或謂點曾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曾點如何見得到這裡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人傑或問曾皙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

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蒙教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略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謂云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止是毫忽之爭到得不向上尋又只畫住淺處湏是就源頭看若理會得只是滔滔地去如操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溜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

積年過代無緣得進賀孫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
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一致學者要須逐養到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
說得偏了學固着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
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
要須常有二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
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
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
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
曾子初問却理會不得也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
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味學法

一旦貫通却自得意也時舉

蕭問曾點言志章程子云先生曰集注內載前輩之說
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
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
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雜集注
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
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
春以下是无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又曰
曾點曾參父子却相替曾點是先見得大了曾參却細
孔子見他着細工夫到遂告以一貫那時參言下一唯
見得都實如曾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
是難掩士教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異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未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忘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太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

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再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生意董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令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是得然他到這裡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是得然他到這裡也只是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

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是癡孫錄云也
此所以夫子要歸我止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
日也浴沂詠歸明白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剛

○癡孫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着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夫何
 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
 所以與之如今人見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索
 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
 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莊老耳如李武子之死倚門而
 歌事及家語所載芸瓜事雖未必必然但如此放曠九伯

事何故都當入在他身上所以孟子以之與琴張牧皮
 同稱狂士又莊子載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事雖是寓
 言未足憑然何故不別言一人孔門如曾點只見識高
 未見得其後成就如何如曾參却是篤實細密工夫到
 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
 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
 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
 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
 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
 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
 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

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植

植舉曾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詰云曾點與聖人志同在那裡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以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曰也未湊盡得因座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此子潘子善以為點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不要着私意安排私意自着不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給

安便安之朋友念信便信之少者念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裡聖人做得到這裡植○時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却不願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尔又問曾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謹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

入其心道夫

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然
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
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
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
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干
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
向低頭捱捱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方到曾
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寓

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洒落便是下
面蒼高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

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
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其事也此分
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
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自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
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
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
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
是也點操得柄攬據看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
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本
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為狂緣
他資稟高見得道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
合下一見便了於細微節自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

老近似但佛若做得亦無狀耳又云曾參曾點父子兩
人絕不類曾子隨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
得聖人指撥一悟即了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
却不曾從事曲折工夫所以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
傳道則還曾子也學者須是如曾子做工夫點自是一
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點則
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識信
一句上見之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
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從容洒落處
了又曰諸子之欲為國也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明作
○集注非定本

吳兄問曾點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克寧事

業亦可為吳兄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
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
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
是大根本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
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
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
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下
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
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某嘗謂曾點父子為
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
往往於事為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
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曰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

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
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
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
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壯祖

問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曰曾點為人高爽日
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
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
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
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曾見得某嘗謂曾點
父子正相投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
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
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

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高志亦不
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裡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
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或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
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
事業錄

廖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顏子喟然之嘆
錄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說得枝蔓此等
處不通如此說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曾
點所能又逐一稱說堯舜來比並都不是如此曾點只
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
則都見得了又都踏著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

言卷一
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佳已
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說已是枝蔓或問程
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為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
此氣象如公西冉求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
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子只是曉得那禮之
皮膚曉不得那裡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
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
了又從頭去行那裡得來曾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
體先從細微曲折處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
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樣人如此高洒見得底學不

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又問子路
氣象須較開闊如子子曰然又曰看來他們都是合下
不曾從實地做工夫去却只是要想像已攬說箇形象
如此所以不實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
字與我理會者實做將去少間自見最怕自立說籠罩
此為學者之本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才
不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
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
大病不可不深戒

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本槩既得聞命
矣敢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與
點矣而子路為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

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多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戶牖房闥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太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得太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苛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胸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為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牆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裡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

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祖道。賜錄一條見漆雕開。章疑同。開。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便得似曾哲氣象曰此亦似乎隱幕然亦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曾點只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曰公且更說曾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太意其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為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為事物所累只是緣他高明自見

言如
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何却行有不掩曰緣
他見得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人須以目見以
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
見得後強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曰曾
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
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
來真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
曾子方領畧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
碍處若是曾皙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
做工夫則便入於釋老去也觀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
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
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

開為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廣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
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粗緣他勇便粗若不是
勇又不曾變得如此快道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
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
理顧文蔚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
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
日可見文蔚

陳仲亨說子路只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數句未明先生
曰子路地位高品格亦大故高但其病是有些子粗緣
如此所以便有許多粗暴踈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此

子去却無恁地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
大段高不比再求公西華那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
何及得子路譬之如一箇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
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為國以禮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
正如此求也退故進之再求之病乃是子路底藥子路
底病乃是再求底藥義剛
李守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
識得便能為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有節奏難說聖
人只為他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來終不成才會
得讓底道理便與曾點氣象相似似未會如此如今且
平看若更去說程子之說却又添說子思言為
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皆是喫緊為人

處但語意各自別後人因喫緊為人一句却只管去求
他同處遂至牽合木之
問孔子語子路為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言
程先生云云如何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
有曾點氣象可學
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地子子
却鑒他子路為夫子所哂故退後說道夫
問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
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
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
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看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

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於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
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
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
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
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
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
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
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
領畧得他意思餘皆未曉浴沂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
但令尋味見在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
如此說然後見得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為因以禮
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

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達了這箇
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亦因夫子之哂子路
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警也廣

上蔡說為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
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
問○以

下集義

問前輩說為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
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
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
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
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故
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

期於異日者對又曰其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注一段者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鍰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一

論語二十三

顏淵篇上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卒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不遷不貳三月不違不改其樂道夫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己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道夫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可學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若海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謀



龔郊伯說克去已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已復禮一如將水
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時舉。植同。
克已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已外別有復禮閑邪
外別有存誠非定說。此。
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
必大
克已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
為仁之本為仁由已之為不同節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仁所蔽如一重膜遮了
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可學
問克已復禮如見太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曰存得心之本
體節

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个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
是个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
理會難見底如剥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
今日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
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鹿皮
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
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
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知
元翰問克去已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
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淨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

言類
卷四十一
曰此人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况做事只要善善着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鮮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攷為善攷為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得一重大緊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画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

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己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已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如何林舉注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為對只這箇

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
 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
 這裏打瞌睡悻悻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
 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
 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個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
 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
 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
 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
 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學蒙
 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
 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己

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
 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殊欠商量曰聞學中今已開石
 曰悔不及矣去偽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
 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没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
 好着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
 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有箇自
 然底規矩準則

克己須着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
 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
 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
 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

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
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
也聖人之教所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己則下梢必
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
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
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質孫此下三條
疑間同錄異而植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未子
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
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
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已便是箕踞禮便是坐

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
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
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
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
便全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
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
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
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伸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
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
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己是仁不知復禮還又
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

後為仁若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
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
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
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已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
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已對省當從禮說
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之
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
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
便是欠闕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着便是不入他腔裏
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
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已復禮與主
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

何顏子克已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未一齊談貴在這
裏又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
便克已足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
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
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
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
傲跛倚是已有知倨傲跛倚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
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已而未
能復禮也曰跛倚倨
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卑率者伊川所謂人雖
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無
足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
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

言類
私其身便是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盡是私
意但只是見得偏了時舉曰先生向所行克齋記云克
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
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
自能復禮雖不學禮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
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
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
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先
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
要別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爰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
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

戶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幾如尸即是克
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
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
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
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
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
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
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白便是
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佛老也是
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却
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己了無歸着處
又問所以與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

準則有着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
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為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
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
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
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
本未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理給恁地下學上達去只
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曾點但只見得這向
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曾點資質
莫是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
他父子間為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曾點是
只見他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又問子路若達為國以禮
道理如何便是這氣象曰若達時事都見得是自然

底天理既是天理無許多費力生受又問子路就使達
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
雖事為之末亦是道理暮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
為來又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
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難慕些總理會這道理便就
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
求赤子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見他才氣
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
為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曾皙已做出這般事來
又曰其克已律律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
爨再舉未蘇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已私未盡克去曰這
是旋克將去爨因說夜來說浴乎沂等數句意在言外

本為見得此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受用自在處却不曾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處曰這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在此然而却當就這看出來又曰只為三子見得低了曾點恁地說出來未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他只說是狂者正為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恁地又曰為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莫問莫便是那克已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未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

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曩因問這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已復禮是克已便是復禮不是克已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已則私

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可
相似又曰克已復禮是合掌說底植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已復禮若是克得已復得禮便自見
在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
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獲孫

因論克已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

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洽。謙之錄
難去曰難有時忘了他
有時便與人為一片了

非禮即已克已便復禮克已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天下
以仁歸之閔祖

問克禮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
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
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伯羽

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二日
天下歸仁獲孫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

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
有此理節

或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日克已
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

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
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白不

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錄

問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大賢亦須着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子亦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己復禮了自然能如此
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廣

因問一日克己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雜○祖道錄云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白若不克己復禮

天下又不歸仁賀孫

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己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歸之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己復禮者是先有為仁之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卓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神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寓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解釋經義

須是實歷其事方見着實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必須實能盡得此理仁義禮智無一些欠闕他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己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謨或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文蔚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統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統禁止便克己縱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

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怒上更好做工夫明作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聞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

流入關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已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教語極好他說緣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明作

敬之間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已復禮非禮勿

動是要在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時舉

問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不然則將身禁止於西而生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蓋有力不暇給者矣主宰云何敬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省了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太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其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深以為不然及其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為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其不及也祖道

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己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己復禮上理會便了只管如此說甚麼有孫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畢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為邦曰省他自是有這克己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案底事業

顏子聞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慎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

人須會問始得砥錄作為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

人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

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乖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

已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格底說話砥錄云起不向裏思量所謂塔前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寓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

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已復禮一句最是高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已復禮一句却尤親切時舉

曹問一曰克已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已復禮是今日事明白克已復禮是明白事克已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曰日用上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着究竟然

大槩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已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其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訥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訥言即牛之克已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已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已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言也訥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

親切處如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箇甚
麼成箇甚麼趙師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
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
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箇心却自完全得在

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者見不似若樊遲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己是
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
敢便領略却問其且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賀

子壽言孔子答群弟子所問隨其材去之不使聞其不能
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
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己復

禮我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
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
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眾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
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今若教他釋子輩來相
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
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
后却錯了不可知大雅

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己復
禮且要理會自家身已如何須看克己復禮這也有時
須會思量到這裏顏子如何若死要克己復禮自家如
何不要克己復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
閑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

已少問又忘了這裏頭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已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已復禮這處頭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己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頭是見得此小功名利達真箇是輕克已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惹他不惹

梁謙問克已復禮曰莫問顏子克已復禮且就自家已身上說顏子當時却不解做別事只恁地克已復禮作甚顏子聞一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做工夫說要自家已身見得便如上蔡聞程先生之言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卓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

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又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白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恁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德明

問顏子已見知非禮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得恁地做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

言卷一
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久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說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

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文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去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太緊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而今若能克已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這也不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解飽

若不去喫，只想箇飽也，無益義剛。

問：天下歸仁，集注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為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文蔚集注。

問：克己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又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己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曾皆與以仁。在。又問：孔子答問仁

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己復禮，恐是備錄作仁之全體。曰：

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時，便是克己復禮也是閑說。問錄云：若真見得，則孔子所答無非是全體。若見不得，雖是克己復禮也，只沒理會。

問：程先生云：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為是大雅。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植。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令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浩。

問謙氏說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九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個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力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此字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厮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銖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

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力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以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止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銖

問伊川四箴曰這箇須着字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地做將去也別無道理拘迫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多麴時日到時便自迸酒出來九看文字只要溫故知新只溫箇故底便新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時舉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其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
是自家做工夫處道夫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
動皆由中出此心形見下句是用功處當錄作即是問

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
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問祖

讀伯豐克己復禮為仁說曰只克己便是復禮克己復禮
便似著誠去偽之類蓋已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禮大

凡才有些私意便非禮若截為兩段中間便有空闕處
必大錄此云著誠去偽不彼即此非克己伊川說由乎

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
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上克去已私做工夫錄此

云上句言其理如尹彥明書曰箴却云由乎中所以應
下句是工夫

乎外其向見傳本上句初無所以字當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矣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
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

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出說其他
則是就各人身上說道夫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己工夫從內
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箴何以

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
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

好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

說植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
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
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
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端蒙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
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
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
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
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
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
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

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
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
得會自見時舉

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
似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恁地聖人又何必向他
說克己復禮便是他也更有此私意莫把聖人令做一
箇人看便只是這樣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若驕吝便不是周公惟聖罔念作狂若使堯舜為桀紂
之行便狂去便是桀紂賀孫

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
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
否曰視為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

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雖
問聽箴人有秉彛云云前面亦大槩說至後兩句言閑邪
存誠非禮勿聽不知可以改聽字作親箴用得否曰看
他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乃至
於聽處却又較輕也寓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
惡形為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天理滅矣
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
好惡這是自熱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
始不好去賀孫

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

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
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不可
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
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
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
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
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
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這說兩般人哲人
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
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
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
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說去已私

言卷一
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
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得這
意思賀孫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
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
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
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
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
以禦之如云致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賀孫

問承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至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是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
身上最緊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純不靜專自家

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我出
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
則詆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賀孫問如分
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
樂未克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纔誘裏面便為之
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
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欲纔長天理便被遮了要
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低
便昂不昂便低凡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
皆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
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訥又如居處恭執

言類 卷四十一
事敬都是克已事都是為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此關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上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也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為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着九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

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括不起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楊說直看不得賀孫

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功夫去端蒙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為四句莫有優劣否曰富錄云只是兩項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着這箇

是誠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道夫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得好儒用。閑祖錄云此說極有味

○集義

問克己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己是為楊氏之為我不能復禮是為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曰克己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覺支離此必記錄之誤向來所以別為一編而且之曰外書者蓋多類此故也伊川嘗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此說最為的確

正淳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失程子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禮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着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如謝氏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謝氏却以我言之此則自是謝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又如游氏曰顏淵事斯

語至於悲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將幾
箇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病終不是本地頭詰問游氏
專說非禮勿動遺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提此一
語以緊其餘又問謝氏前篇謂曾點胸中無一事此章
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
是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
事一故能胸中無一事也又大
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己復禮為仁是做這箇模樣便是
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然有病節
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謝說如何曰只
是他見得如此大抵謝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行上
做子夫只管管扛扛得大下稍直是沒着處如夫子告

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去偽
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
得實至楊氏以為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
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困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
克己銘如洞然八荒皆在我闡之類同意端蒙
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己私天理渾然斯為
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己銘謂洞然
八荒皆在我闡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己復禮則
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
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
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說看將來文義不然今解却
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三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

語類

卷四上

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浩

某解顏淵問仁章畢先生曰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如呂與叔克已銘則初未嘗說克去已私大意只說物我對立須用克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已也

呂與叔說克已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已銘只說得一邊

包詳道言克去勝心忌心先生曰克已有兩義物我亦是

已私欲亦是已呂與叔作克已銘只說得一邊方子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為仁耳求

仁處聖人說了克已復禮為仁須是克盡已私以復乎禮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問克已銘瘁痾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是這道理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論議說忒高了不

只就身上理會便說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無吝驕作我蝨賊云云只說得克已一邊却不

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已私以復于禮則為仁且仁譬之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浚溝渠然後水方

流行也寓問或問深論克已銘之非何也曰克已之已未是對人物

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已
既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吾仁之
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終不恁說便不滿意殊
不知未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已
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着外面在曰
須是恁地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干又甚事又問天下
歸仁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
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
捨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
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
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至上蔡便道唯能所存者神
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又須如此說

總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道夫

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病疼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
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已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
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故曰天
下歸仁是如何曰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
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
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省破了時舉

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痒病疼痛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
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
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此天下歸
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
又問怨是人怨已怨曰人怨格

問克已銘只說得公底意思曰克已銘不曾說着本意楊
 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克字本虛如何專以勝己之
 私為訓鄭伯克段于鄆豈亦勝己之私耶闕祖
 上蔡說先難便生受如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其
 說平方

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為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好事亦得大
 不便也方

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沒理會方

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云不黃簡肅親

見其手筆闕祖

曾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已復禮舊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
 中下轎涉泥看謁方憶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薛夫薛

曾之薛云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薛夫做甚曾
 外甥又曰又嘗以問游夫亦以為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夫
 盖定夫以克已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
 舊南本游氏語解中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
 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
 營

語類卷四十一終

論語二十四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二

論語二十四

顏淵篇下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功效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閉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

容別開用心矣時舉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問斷不得効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駟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个欲了植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然干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時舉

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已欲為君子則欲人皆為君子已不欲為小人則亦不欲人為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大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必大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以說方是盡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為恕以刑

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
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
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
理會忠而徒為怨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
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怨之人即此論也今人
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
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怨而已殺人之事已亦不欲到其
時為之則傷怨如何可學云但觀其事之當理則不欲
變為怨曰設如人言犯罪至於死到刑時其心欲若何
諸友皆無以答曰此當貪忠字看忠者盡己之謂若看
得已實有是罪則外雖不欲而亦知其當罪到此則不
欲字使不着若不看忠字只用一怨字則似此等事放
不過必流而為姑息張子韶解中庸云以己之難克而
知天下皆可怨之人因我不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
如此則相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屬己屬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己之怨
聖人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己故在外者多拽入
來做內說在己者又拽來就心上說必大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効驗言若是主敬行怨而
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怨者未是敬怨問怨
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
到不是底雖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己或以為其怨在
人曰若以為己自無怨却有甚義理此言能以敬為主
而行之怨則人自不怨也不我怨此仁之効如孔子
告顏淵克己則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則言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皆以効言特其効有

少大之異耳偽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它實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

亦不必大段分別時宰論二章以下

又曰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効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剛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

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本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它無入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難

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程先生說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其次惟在敬持養及其成功一也此可以分顏子仲弓否曰不必如此說賀孫

仲弓出問如見大賓為仁如把截江淮顏子克己為仁便如欲復中原熹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着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

否件件如此方始有益又因晞遜問克已復禮曰人之
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
記去克他却反與他為朋者時攀

問朱蜚卿讀書何所疑曰論語切要處在言仁言仁處多
某未識門路日用至親切處覺在告顏子一章答仲子
又却別集注云仲子未及顏子故特告以操存之要不
知告顏子者亦只是操存否曰這須子細玩味所告二
人氣象自不同顧問賀孫前夜曾如何說賀孫舉先生
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蜚卿
問如何曰且子細看大意是如此告顏子底意思是本
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向克除教盡告仲
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教他防捍疆土為自

守計賀孫

問孔子答顏淵仲弓問仁處旨同否曰不無多大槩也相
似只答顏子處是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為難問二條
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已則須
克已當出門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已復禮
不是克已又復禮只克去已私便是禮有是有非只
去非非便是是所以孔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克
去那非便是禮曰呂銘痒痲疾痛皆切吾身句是否曰
也說得只是不合將已對物說一篇意都要大同於物
克只是克這箇孔子當初本意只是說克自己私欲厚
泊羽問持敬克已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
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

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
為敬仲思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
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云孔子惟顏子仲弓實告
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
至此如告以操存之方誼養之要克已之功難為而至
仁也易敬怒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
子云敬則無已可克是也但學者為仁如謝氏云須於
性偏處勝之亦不可緩持不能如顏子深於天理人欲
之際便可至仁百非只敬怒而不克已也

又曰鄭言學者克已處亦好本抵告顏子底便體用全
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裏去做仲弓底了
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已乾道也敬怒坤道也忠信進德
脩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直內坤卦
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

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
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
是太敬如聖敬曰躋於緡燕敬止之敬也伯羽○道夫畧
李時可問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太賓云云伊
川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怒以及物看來須如
此說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兩句所
以只說做敬又問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太
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自然看來孔子方是教仲弓就敬上下工夫若是
言仁亦未到得這處曰程子也不是就經上說公今不
消得恁地看但且就他這二句上看其氣象是如何又
問孔子告顏淵以克已復禮為仁若不是敬也如何克

得已復得禮曰不必如此說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已工夫較難出門使民較易然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己可克也賀務集注

程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盡致而言也又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問言敬義內外方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遽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寬着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端蒙或問伊川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云至中禮惟謹獨便

是守之之法曰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又

曰此前面說敬而不見得此便是見得底意思便是見得敬之氣象功效恁地若不見得即黑漆漆地守一箇敬也不濟事賀務

問程先生說云云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看來也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又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又云乾道是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上意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

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
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
如見太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
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
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義剛○夔孫
錄云伊川答
此問固好足以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
當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日就出門使民
時做去若果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太賓承大祭則未
出門使民以前自待不得
子升問克已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
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已
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
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說知
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有不待勉強耳之

表子節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
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一作有守
時舉
或問克已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
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
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
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
子氣象各有所類洽
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曰顏子是奮發而
有為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
資質而教以克已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
行恕教之必大
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

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
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
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
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
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
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曾聞先生說顏冉二
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
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廣
周貴卿問克己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群
龍先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

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
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太要
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葫蘆
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
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如仲弓
而今看着似乎是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
較無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
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
理持守將去又一條云克己復禮是要見得天理後方
做將去仲弓却只是據見在持將去
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

子許他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後等處也見得他簡重
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仁工夫也太故細密
義剛。夔孫錄云坤是箇無頭底其辭曰利牝馬之
貞先迷後得乾又皆變而之地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
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
持守處說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已復禮也是自
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
或說仲子勝似顏淵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勝如克已底費脚手然而顏子譬如創業底仲子是守
成底顏子極聰明警悟仲子儘和粹

問顏子問仁與仲子問仁處看來仲子才質勝似顏子曰
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子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已復
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
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已復禮
便了仲子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

曰雖是如此然仲子好做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
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子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
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
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力立地成佛底事或曰
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過只
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遷
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
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此之也如
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
間又問先生適說克已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
力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
處便是克已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

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
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至如一
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
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
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
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
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
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
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
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
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二條上下之間，知上底
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一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

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又自
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
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
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
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
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
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祖道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賓大祭只是
敬也。今若專主於大賓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
亦可爲仁。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
接物而言。敬是此心接物亦以此心。集義。
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

仁在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
怨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怨而無
敬則無以行其怨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
語脉不是又問伊川謂怨在己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
只是處已既能敬而接人又能怨自然是在邦在家人
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為仁之驗便如天木歸仁處一般
皆

司馬牛問仁章

或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行
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識語豈復知是
非善惡仁者只知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寓
宜又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

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
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
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時舉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
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特守
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
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
不知得義剛

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
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
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明作
仁者其言也訥這是司馬牛身上有病去得此病方好將

息充養耳道夫

為之難言之得無訛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訛此句通上言否曰就他身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訛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訛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

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一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訛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這通得此是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錄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惧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明作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惧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可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
你着力不得個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升卿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
之初不可得而後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
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
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
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
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
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
多條貴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然亦謂
之命不得只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

緣官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
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
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
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孫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維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
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着力不得也
不奈何若未然底可諫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
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圖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
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
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

司馬牛之意只不念下箇皆兄弟字便或無差等字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誣人是下干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逆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定又添箇遠字贊之盡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想時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

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實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明作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廣

子貢問政章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時舉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

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
自求生路去淳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
同蓋說得話來也君子熹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
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三字無着落廣

周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太羊之鞞如何以文
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

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
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
便說得好知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

虎皮羊皮雖除其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
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
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
意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蓋徹乎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由收則計
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
公田此助徹之別也熹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
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
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歛亦不濟事知

或問有若對哀公盡徹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之外非徒誅取且如州郡借契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贖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以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太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裏定個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徒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徒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

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今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植主忠信是剗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方子

問焉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

之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雞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冰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隨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隨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隨之而弱者反

不可隨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隨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又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又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廣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羊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廣

子路無宿諾章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作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

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本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實
故其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
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時舉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
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賀孫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
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必大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乘此銳氣去做少間
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朴實故
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肅

亞夫問居謂存諸心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
謂表裏如一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

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
倒便不得賀孫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
字雷

季康子患盜章

問揚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
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
物賞字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
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此盜矣孔子
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
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揚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

言委
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揚說如何曰善
護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為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又曰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謙之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愈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雉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備

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端蒙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又便又和順底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個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

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時舉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躡等為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至之間堂堂乎張也它是有箇忽略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

略時舉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植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

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脩於已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牽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片也某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眾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觀其所為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莊

皆色取仁而行遠也

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損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是向前求名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如做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底又不好義

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這只是籠護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白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二箇是名一箇是實質孫

問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問子張以聞為達伊川以為明達之達上蔡以為令聞四達之達尹氏以為充於內而發於外為達三說如何曰此所謂達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得乎上治民必得乎下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不抵相似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法

揚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

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遠專是從虛寓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

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驥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况於不善者乎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

做不置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此小利害計此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舉

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好事便望它功效則心便兩歧了非惟是功效不見連那所做起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時舉

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去反顧之心戰必勝矣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方子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高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時舉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麗了個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間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從義欲

收斂着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白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蠢蠢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蠢蠢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知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德明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個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太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時舉

文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體文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時舉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為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定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與體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賀孫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為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雉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意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者

曰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鬪即所以仁之也壽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雉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

哲合彭野并保長夫善也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也必善道也故首入難於忠也

畢

問忠告善道曰忠告也必善道也故首入難於忠也

于黃問黃道

忠告也必善道也

忠告也必善道也

忠告也必善道也

